

# 高等院校贫困生“精准化”资助体系的构建

吴琳

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高等院校现有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认定方法陈旧、资助效益缺乏最大化、受助形式缺乏发展性等问题,通过引入大数据技术、资助顺序合理化、建立心理教育和技能培育机制等途径,使认定过程更加精准、资助项目更加合理、受助形式更加多样,从而构建“精准化”的资助体系,既保证了教育公平,又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益获得最大化。

**关键词:**贫困生;“精准化”资助;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18)04-314-004

**doi:**10.7655/NYDXBSS20180415

我国从1999年开始普及高等教育,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带来了高等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因此引发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成本的重新分担,个人在成本分担中占据的比例逐渐加大。然而,作为大学生群体中占比不少的贫困生(从国家助学金获得比例来看,“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平均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的20%。”<sup>[1]</sup>),其家庭和个人难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国家为保证贫困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阻断贫困代际间的传递,颁布了一系列资助政策,但资助工作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仍存在资助方法、形式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对资助体系进行优化。

## 一、高等院校现有资助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 (一)认定方法陈旧

多年来,高等院校的贫困认定程序都根据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6月发布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采用学生申请、班级、院校评议相结合的程序,评定标准主要为学生提供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和日常消费表现,认定方法过于陈旧,同时还存在信息失真、片面化等方面问题。首先,在信息的失真方面,由于部分民政部门的贫困认定工作存在不够规范的现象,导致《家庭情况调查表》本身的准确性受到质疑。同时,由于高等院校招生多面向全国,而我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各地区对于贫困生的认定标准,包括贫困生“建档立卡”的标准本身存在差异,即可能发生同档次的贫困认定,不同程度贫困的现象,造成了地区差异所

带来的信息失真。其次,在信息的片面性方面,由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淘宝、支付宝等新兴购物方式的出现,使得学生的消费行为更加隐蔽。因此,依据日常消费和生活轨迹进行贫困生认定工作,存在信息的片面性问题,认定缺乏精准化。此外,家庭经济情况相似的学生,由于消费理念的不同,所进行的消费行为也存在差异,造成资源总量一致下的消费水平的显性差异。同时,日常生活轨迹相似的学生,家庭情况也可能存在差别,这是由于家庭成员的多寡和投资重心的不同,所造成的个人投资不均。因此,现有的贫困生认定方法已不适用于当前新情况,急需采用新的贫困生认定方法。

### (二)资助效益缺乏最大化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国家对于高等院校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很大,这些资助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因此保证资源资助效益的最大化,既是资源不被浪费的要求,更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然而,“据研究,需要资助者和值得资助者并不是重叠性很高的两个群体”<sup>[2]</sup>,贫困生中的成绩优异学生容易获得众多资助,超过其所需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例如,某学生A因家庭困难,获得国家助学金4500元,因学费减免政策获得1000元,通过助学贷款获得该年度的学费,又因学业表现突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按照每个学期5个月来计算,每个月可用于生活的经费达1900元以上,此外,还不包括社会助学金、院级助学金以及勤工助学岗位所提供的工资等。反之,成绩较差的贫困生则只能获得部分助学金,日常生活过得较为拮据,

收稿日期:2017-12-24

作者简介:吴琳(1988—),女,福建莆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如此巨大的反差,是资助效益缺乏最大化的体现。同时,纵观部分学业成绩较差的贫困生,他们并非主观上不愿意刻苦学习,而是,“部分贫困学生可能因家庭贫困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或因忙于打工而造成学业不够优秀”<sup>[3]</sup>。由此可见,获得社会资源和资助,能够减少他们因打工所耗费的时间,提高学习效果,达到更大的投资回报。

此外,教育不仅是对社会的投资,更是对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因此,个人和家庭应该在社会成本分担中担负更重要的角色。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助学贷款被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资助手段之一,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以国家贴息等隐形资助方式,充分调动学生个人的自主能动性,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但在我国现有的资助体系下,无偿资助比例过高,资助体系缺乏合理化,同时,助学贷款也存在其他方面的困难,“一是贷款力度太小;二是回收困难,部分进入还贷期的学生的贷款偿还出现拖欠;三是部分学生对贷后管理产生畏难情绪而存在“惜贷”现象。”<sup>[4]</sup>

### (三) 资助形式缺乏发展性

现有资助体系更多的是解决贫困生的生存层面问题,侧重物质资助,忽视个人发展层面的精准化资助,包括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需求等。在心理健康方面,部分贫困生因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即远离家人和熟悉的环境,加上物质匮乏等因素,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具体可分为自我放弃型、功利主义型、虚荣掩饰型等。然而,这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没能获得传统资助工作的帮扶;在能力发展方面,贫困生因受“贫困文化”的影响,忙于兼职,在提升综合素质方面的主观投入意愿低于家庭经济富裕学生。并且,现有的能力发展培训大多需要高昂的培训费,这笔费用也是贫困生难以支付的。因此,在能力提升方面,贫困生无疑比非贫困生面临的阻力更大。由此可见,传统的贫困生资助帮扶已经难以满足贫困生在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方面的需求,亟需精准化的“发展型资助”帮扶。

## 二、高等院校贫困生“精准化” 资助的概念和内涵

贫困生“精准化”资助的概念源自“精准扶贫”,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解决了粗放式“撒胡椒面”的问题做法,形成了精准识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新形势。贫困生“精准化”资助是“教育精准扶贫”的组成部分,“教育精准扶贫”又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等院校贫困生“精准化”资助的概念可借鉴“精准扶贫”的理念,表述为:在高等院校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中,通过

精准化认定,准确识别贫困生和判定资助额度,并通过合理组合资助项目及对学生的因材施教,使资助工作达到效益最大化,使学生成长为心理健全、专业技能突出、品德优良、政治坚定的准社会人。

贫困生资助工作是针对人的工作,包含在以人为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因此,贫困生“精准化”资助工作的内涵,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即“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sup>[5]</sup>这个根本问题出发考虑。因此,它的内涵需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资助工作应该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毕业生,形成“发展型资助”。既有对学生物质层面的帮扶,也积极关心学生精神层面和技能层面的培育和构建;其次,通过精准化认定和合理化资助项目,准确识别贫困生和困难等级,有效进行贫困生资助,避免无效和重复资助,实现资助效益的最大化,保证每个贫困生都受到公平的资助机会;再次,“精准化”资助工作应该保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性质,注重对贫困生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信念的培育。

## 三、高等院校贫困生“精准化”资助体系的构建

### (一) 认定过程精准化

#### 1. 引入大数据技术,确保认定信息的精准化

21世纪是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是一种数据集,它的数据量超越了传统数据库技术的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大数据之大不只是指容量之大,更在于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而发现新知识,从而创造新价值,获得大发展”<sup>[6]</sup>,大数据技术能够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和辅助决策,这项技术已经被许多领域所使用。在贫困生认定工作中,由于学生在校内普遍使用带有个人身份信息的“一卡通”到食堂、超市进行消费,到图书馆、教室进行借阅和自习,因此,通过“一卡通”的数据,能够了解学生每月到食堂、超市消费的次数、每次的消费金额以及借用图书和学习的情况,同时,校园内的快递包裹也多通过“云柜”等包裹储物设备寄送和存储,通过该设备的数据可以了解学生日常消费的网购情况等。因此,在贫困认定工作中,可以将学生“一卡通”数据和快递包裹数据进行结合,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认定贫困生,杜绝“伪贫困生”的出现。

#### 2. 构建资助需求公式和模型

国外的“精准化”资助研究已开展多年,并富有成效,以美国为例,美国采用资助需求公式来认定贫困生和确定资助额度,“资助需求(financial aid need)=入学成本(cost of attendance, COA)-预期家庭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EFC)。入学成本还包括学杂费、交通费、学习工具费等,预期家庭



贡献又包括了收入、税费、基本生活支出等。”<sup>[7]</sup>只有当入学成本小于预期家庭贡献时,才对该生进行资助,并决定需要资助的额度。我国高等院校的贫困生认定也可参照该公式进行设计,但入学成本不仅需要包括公式含有的学费、住宿费、学杂费、学习工具费等,还需要根据学校所在地的生活水平进行综合考虑,可由学校将入学成本报送至各省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批准。而预期家庭贡献的影响指标还应该包括父母职业稳定性、家庭年收入(需民政部门审核)、家庭人口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开销情况、家庭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因素。以上资助所涉及指标信息既有定性信息,也有定量信息,可“通过适当的融合策略或算法,实现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的多源信息的有效综合与利用”<sup>[8]</sup>,也就是通过建模方式,达到对信息的有序整合,通过设定规则,赋予每个指标不同的权重,进而计算每个贫困生的资助需求额度,并通过不断验证和优化,完成资助需求模型的构建。

## (二) 资助过程精准化

### 1. 资助包的引入,避免重复资助

面对“需要资助者”和“值得资助者”交集小的情况,可借鉴美国“资助包”的理念,为学生提供多元资助项目的组合,即根据每个贫困生情况的不同,提供不同的资助项目组合,面对成绩较差的贫困生,“资助包”的组合项目更倾向于能力提升方面的资助项目和各项助学金,面对成绩较好的贫困生,“资助包”的组合项目更倾向于各项奖学金。此外,还需注意避免高额度奖学金的重复获取以及对资助总额的控制,即贫困生获得一项高额度奖学金后,对参评其他高额度奖学金资格的非优先性。

### 2. 有效资助顺序的合理化,避免无效资助

根据前文所述,助学贷款作为社会分担最合理的资助类型,并且也是资助效益最大化的资助方式(我国的助学贷款实施国家贴息制度,因此,国家所贴息的部分也应该看作是一种间接资助),理应成为最优先的资助方式。此外,过多的无偿资助容易助长大学生不劳而获的心理,因此,我们可将资助方式的顺序进行合理化排列,把助学贷款等有偿资助摆在较为优先的地位,“从资助效益来讲,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学费减免”<sup>[9]</sup>,以此种资助顺序,更能够培育大学生自立、自强的品格。

### 3. 完善助学贷款风险分担机制

由于助学贷款存在利息低、额度小、笔数繁多等客观问题,再加上毕业生离校后,流动性过大,导致出现不少的贷款坏账,银行开展助学贷款的意愿不强,因此,建议可增设政府和家长共同担保机制,同时,对助学贷款办理力度大的银行给予相关税费

减免。此外,助学贷款建议全部采用生源地贷款,因为生源地贷款银行能够更全面掌握学生的家庭情况信息,且在学生毕业后出现坏账时,通过执行家长担保机制,增加贷款回收的可能性。而针对贫困生“惜贷”的问题,可通过加大宣传,利用入学前、入学初开展贷款相关信息普及教育,帮助贫困生制定个性化的贷款方案。

## (三) 构建“精准化”的“发展型资助”

### 1. 建立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高等院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可通过开设心理课程、团体辅导、个别咨询等形式建立,形成从理论教育到实践咨询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同时,构建立体式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分设校、院两个层面,校级层面统筹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规划;学院层面主要面对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学生做到自查、自纠、自我教育,“精准化”发现和帮助心理异常的贫困生,同时,还需要对班级心理委员和宿舍舍长进行相关培训,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 2. 建立品德和政治信念培育机制

高等院校还应该注重贫困生的品德和政治信念培育问题,这关乎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问题,可以通过生动活泼的事迹报告会、第二课堂活动等,培养贫困生的优良品格和坚定的政治信念;通过精准化的学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启发贫困生将个人发展与投身祖国建设相结合;通过诚信教育、道德教育等活动,培育贫困生的诚信品格和感恩品质等良好的道德品行。

### 3. 建立“精准化”技能培育机制

贫困生由于受到“贫困文化”,以及资金短缺的影响,个人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升方面较为薄弱,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升贫困生的综合素质。首先,针对有意愿和特长的贫困生,以导师制的形式,精准化开设相关培训班,例如科研型培训班等;其次,鼓励有创业意愿的贫困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学校对优秀项目还可给予创业资金支持;再次,针对贫困生所从事的勤工助学工作,可将其与技能培育精准化结合,形成能力递进制的系列勤工助学岗位,即一年级可以从事若干技能需求较低的简单工种岗位,例如教室保洁等岗位;二年级以更需要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岗位为主,例如办公室助理等;三、四年级以对科研和交际能力需求较强的岗位为主,例如实验室助理等,通过不同技能需求的岗位锻炼,逐渐培育学生的各方面技能,为学生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高等院校贫困生“精准化”资助体系的构建既缓解了普及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压力,又破解了以往资助体系就“资助”谈“资助”的僵局,使贫

困生的认定和资助过程更加公平、精准、人性化,资助工作效益能够达到最大化,让贫困生得到最大程度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帮扶,更好地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J].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报,2007(15):6-8
- [2] 张国强. 基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学生资助制度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29(5):6-8
- [3] [日]小林雅之. 学生资助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对中日美3国的比较分析[J]. 教育与经济,2005,21(3):47-51
- [4] 陈鹏. 大众化后期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制度研究[J]. 现代教育科学,2010,4(5):19-23
- [5]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 [2017-02-2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l).
- [6] 陈俊宇.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其研究综述[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20):146-147
- [7] 袁连生. 美国大学生资助需求公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 教育与经济,2007,23(3):66-69
- [8] 徐晓滨,文成林,刘荣利. 基于随机集理论的多源信息统一表示与建模方法[J]. 电子学报,2008,47(6):1174-1181
- [9] 姚臻. 大学生资助工作视域下育人体系构建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33(2):106-108

## 连接号的使用

国标将连接号的形式规范为短横线“-”、一字线“—”和浪纹线“~”3种,并对三者的功能做了归并与划分:

浪纹线(数值范围号,~)用于连接计量和计数数值的起止,如:200~250 g、110~120 km/h、50~60人、1 000~3 000辆。

一字线(-),用于以下场合:标示公历世纪,年代,年份,年、月、日和时刻的起止;连接地名或方位名词,表示起止、相关或走向;标示工艺流程,也可用“→”;在表格的表身中,表示“未发现”;在图注中,为节省版面和讲求美观,可代替破折号(——)。

短横线(-),用于以下场合:连接相关的词语,构成复合结构;连接相关的字母、阿拉伯数字之类,组成化合物名称、产品型号及各种代号;连接号码,包括书号、连续出版物号、电话号码,等;用全数字式日期表示法时,间隔年月日;连接图表序号中的章节号与图表号;连接姓名中的复姓或姓与名(需要时)。